

# 弹拨乐器常用的几种组合

■魏 民

我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,不可能把它们都组织到一个乐队中来。目前,在为民族管弦乐队配备弹拨乐器的做法上,有过很多尝试,各有各的特点,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:

一、以琵琶为中心,包括阮、古筝、扬琴等乐器,发音轻柔,多用来与二胡、箫等乐器相配合,适宜演奏抒情、典雅的乐曲,如《祝福组曲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等。

二、以阮为中心,包括小阮、中阮、大阮和扬琴等乐器,音色一致,音响丰满,和声效果较好,如合奏曲《光明行》等。

三、以三弦为中心,包括大、小三弦和扬琴等乐器,发音响亮、刚劲,穿透力强,多用来与笛子、唢呐、板胡等乐器配合,适宜演奏热烈、粗犷的乐曲,如《闹秧歌》、《喜相逢》、《山村来了售货员》等。

四、以琵琶、扬琴、三弦为基础,加上柳琴、中阮、大阮等乐器,音色丰富,和声效果也较好,如《金蛇狂舞》、《瑶族舞曲》等。

以上四种配备各有其优点和不足。目前,大多都倾向于采用混合音色的第四种配置方式。因为琵琶、扬琴、三弦是民间乐队中较有代表性的弹拨乐器,民族管弦乐队中只要有琵琶、扬琴与三弦,即能成为一个独立的、有特色的弹拨乐器组,再加入和声效果较好的中阮、大阮和高音乐器柳琴,更是兼收并蓄了前三种配置的特色。所以大多民族管弦乐队把这六种乐器列为常规编制,但也有主张不把三弦列入常规编制的。

而柳琴、琵琶、中阮、大阮的演奏方法比较接近,音响比较融洽,可以作为弹

拨乐器的四个声部:高音柳琴、中音琵琶、次中音中阮、低音大阮。扬琴的演奏方法比较特殊,属于击弦乐器,适宜与柳琴、琵琶、中阮和大阮相结合,也可单独使用,穿插在各个音区。三弦的个性较强,从音乐、音区的角度看,三弦多用来重复大阮,尤其在大阮兼三弦的情况下,这两种乐器还可以记在一行谱表上。

再从弹拨乐器的音域来看,自大阮的C到柳琴的g1,共计五个八度加一个五度,全组音域宽广,半音齐全,各个乐器之间的共同音区也较宽。由此可见,弹拨乐器组在民族管弦乐队中具有相当大的发展前景,它独特的表现力,是任何乐器所不能代替的。

名的遗民诗人冷士岷蓑衣笠帽,竹杖芒鞋,愤世嫉俗,隐居丹徒的事实。还有顺治进士董重光坚守名节而归隐茅山,并完成了曲尽书画精髓的《画筌》和《书筏》两本受世人推崇的理论专著。

以上这些社会现实与历史,对张崑的决意隐居起了主导作用。

由当时的社会现状,人们可看出没有战争的社会却包藏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。时势造英雄,太平时代难以出英雄,而能造就出一批批的文人志士。他们虽是时代骄子,但又不堪承受社会之重压。这毕竟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,处处看似有生机却也处处让人窒息,社会矛盾的激化日趋严重,封建社会行至末期。因为张崑去世后的第11年(1840年),鸦片战争爆发(两年后的1842年有镇江保卫战),长达2300多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崩溃瓦解,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;在第22年(1851年)又有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(两年后的1853年攻克镇江)。第82年(1911年)辛亥革命的强劲风暴则彻底推翻了清王朝。这个时间表说明:在张崑去世(1829年)后不到100年,各种社会

矛盾终于诉诸于战场,虽然清朝历史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,但所发生的战争却震惊了中外。

京江画派正是崛起和发展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清朝中后期,其标新立异的画风表明他们具有着不屈的胆识和勇气。因为明清两代,画风日颓,拟古摹古之风盛行,特别是清初的“四王”被皇室贵族奉为正统画派后,崇古仿古之画被尊为主流。“四王”本身在绘画风格和艺术思想上深受明代董其昌的影响,技法功力虽然厚实,但却成为了步趋古人、作品程式化的典范。值得玩味的是,康熙至乾隆间的画坛上还出现了山水画俱效法于“四王”的“小四王”,而后又出现了“后四王”,他们摹仿逼真,不越雷池一步。究其原因,可以说是清朝高压文化政策下的产物,是社会政治格局下士人心态在绘画中的真实反映。

然而,就在这“万马齐喑”的画风中,以张崑为代表,顾鹤庆、潘恭寿、潘思牧、周镐等人为骨干的京江画人们高举反潮流的“京江画派”旗帜,以“气象雄伟、落墨浓重”的京江画风,给予了陈腐般的画坛以有力的反击。他们不遵成法,敢越雷池,更迭风

气,啸傲艺林。京江画派在“四王”遗风占绝对霸权地位的清朝,能够冲破藩篱,摆脱俗格,自成一派,确实胆气过人。他们生性狷介,蔑视权贵,我从我法,敢画敢为,其作品在当时的沉闷画坛上如滚滚春雷,耀眼光电,让人惊醒,催人振奋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向“四王”摹古画风的公开挑战,并不仅仅是上述的京江画派,在清初有“四僧”,在康熙、乾隆年间有“金陵画派”和“扬州画派”,他们均一反仿古之风气,致力于创新和突破。但“四王”是清朝公认的正统派,其画风对后世有一定影响。因而,镇江的“京江画派”在清代中后期的奋力崛起,正预示了复古之风的必将灭亡,其摧枯拉朽之势,恰似弩弓在手,一触即发,也如历史车轮,不能抵挡!

“展卷了望而知为京江人”,因为它落墨浓重,气象雄伟;“下笔便思千古,有京江派之目”,因为它独树一帜,不蹈袭古人。“京江画派”崛起于画风沉郁的逆境中,它的横空出世为清代的画坛带来了全新的亮色和勃勃生机。它给古今画坛的最大启示,我以为是无畏于强盛的“四王”遗风,敢于独树一帜,敢于开辟未来。